

探案故事集

TAN AN GU SHI JI

- 荷兰鞋之谜 * 改编：陈书萍
- 尼罗河上的惨案 * 改编：一丁



中国社出版社



探案故事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探案故事·集

荷兰鞋之谜
(五)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改编
陈书萍

原著
埃勒里·奎恩〔美〕

内 容 简 介

美国百万富婆阿拜·道恩，不幸在自己创建的医院里被害。这个消息很快轰动了整个美国新闻界。凶手策划已久，作案不留痕迹。虽经纽约警察局全力以赴，侦破工作却毫无进展，整个案件陷入僵局。

埃勒里·奎恩与其父奎恩巡官密切合作，从作案凶手留下的一双白帆布鞋入手，以让奈被杀一案为突破口，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经过几天时间，终于使两案真相大白。

目 录

〈五〉 荷兰鞋之谜

案发现场·····	(1)
奎恩巡官到来·····	(22)
发现新的证据·····	(42)
追踪调查·····	(68)
紧急会议·····	(83)
又一起谋杀案·····	(92)
案情明朗了·····	(111)
摩高斯的来信·····	(126)
抓住凶手·····	(130)
真相大白·····	(138)

〈六〉 尼罗河上的惨案

林内特的婚事·····	(155)
骚扰·····	(173)
谋杀未遂·····	(198)
船上的罪犯·····	(220)

林内特之死	(224)
一串珍珠项链	(236)
调 查	(250)
晚 宴	(258)
情况复杂化	(265)
真相大白	(281)

案发现场

192×年1月，一个寒冷的星期一的早晨。埃勒里·奎恩紧裹一件厚厚的黑大衣，头上的礼帽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鼻子上的眼镜。他一面漫步在静悄悄的长街，一面思索着手头正办理的一桩案件：从死亡到尸体僵硬，这段时间究竟发生过什么情况？

他的眼神显得安详，但从他那绷得很紧的面颊上和手杖有力敲打着冰冻的水泥路面来看，这一切都可见他内心的紧张。

他很快穿过了大街，朝荷兰纪念医院的大门走去。

埃勒里走上红色花岗岩石级，微微有些气喘。他推开门，走进前厅。前厅铺着白色的大理石地板，四周墙壁上镀着一层乌光珐琅。左边门牌上写着“值班室”，右边门牌上写着“候诊室”，对面是主电梯间。电梯间门前，坐着一位身穿洁白衣裤的中年男子。

正当这时，从值班室里走出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红脸膛，方下颏，身穿白裤、白罩衣，头戴黑檐制帽。

“会客时间是两点到三点，不到时间，禁止进入本院。”他说话声音不太高。

“我找敏钦博士，有急事需要马上见他。”埃勒里把大衣兜里的手往深里插了插。

门卫愣了愣，说：“您和敏钦博士事先约好了吗？”

“他一定会见我的。请你快一点。”埃勒里边说边掏出一枚银币。

“先生，这儿禁收小费。”门卫说：“请问先生您尊姓大名，我这就去通知博士。”

埃勒里收回银币。

“哦，对不起，我叫埃勒里·奎恩。你叫什么，叫夏仑吗？”

“不，我是埃萨克·柯勃，是这儿的门卫，”他说着顺手指了指罩衣上的工作牌。

埃勒里在候诊室里等着，只觉得一股消毒水的气味直刺他的鼻子。

很快，敏钦博士冲进屋来。

“埃勒里，有事找我吗？”

埃勒里急忙站起来，他们热情地握着手。

“你知道，我一般不喜欢医院，它的味让我受不了。不过，我现在有个问题需要帮忙。”

“走，咱们到我办公室去谈吧。”敏钦博士友好地说。他挽起埃勒里的臂肘，向门外走去。

他俩绕过电梯前的玻璃门，向左拐进明亮的长廊。走到拐角处又向右一拐，来到与上一条平行的走廊里。走廊右侧一扇沉甸甸的大门，上面写着“手术观摩厅”。左侧一个门上写着“路席斯·丹宁博士——内科主治医师。”再往前，另一门上写着“观摩厅休息室”。最后一间才是敏钦博士的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很宽敞，不过陈设十分简朴。一个写字

台贴墙放着，上面装有医疗器械的柜橱。屋子一角放了四把椅子，一个低矮的书橱，还有几个金属制的药品柜。

“请坐，”敏钦自己坐到写字台后的转椅上，向后一靠，“有什么事就说吧。”

埃勒里脱下大衣，顺手扔在沙发上。问道：“博士，影响尸体僵化时间长短有哪些因素呢？”

“你知道那人的死因和年龄吗？”

“是枪杀。年龄估计 45 岁左右。”

“被害人生前是否有什么感染，或患有糖尿病一类的疾病？”

“这我不太清楚。”

敏钦对埃勒里说道：“尸体僵化是一种复杂现象。我刚才问起糖尿病，是有原因的。如果一个人过了 40 岁，又多血糖，那样他死后至少过 10 分钟才会僵化。”

“10 分钟？糖尿病？”埃勒里突然想到什么。

埃勒里征得敏钦同意，挂了个电话。他同所找的人讲了几句话，然后又拨通法医鉴定官办公室。

“我是埃勒里。普鲁梯，请告诉我被害人解剖后的血液中是否发现了糖分？是吗，他得过慢性糖尿病？我知道了。”

埃勒里放下电话，松了口气。接着他又给警察局挂了个电话。

“爸爸，是你吗？罪犯可以肯定是奥卢克，……对了！我也这么想。再见！”

敏钦见他办完事，热情地说：“埃勒里，今儿我还有空，别急着走。毕竟我们好久未见面了。”

埃勒里点着香烟，脸上露出一种办完大事后常见的安静坦然。

“我刚才用你的医学经验，很成功地为—桩枪杀案作出了结论。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儿待上一天。”

“是吗？”敏钦笑着说：“今天早晨，糖尿病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我的脑袋。阿拜·道恩，我们医院里一位重要人物，患有糖尿病，今早又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这样一来她的胆囊又破裂了。外科主治大夫让奈正在准备进行紧急手术。”

敏钦继续说：“虽然她已七十多岁，而且保养得很好，但是慢性糖尿病仍给手术带来了不少麻烦。原定于下个月给老太太动慢性阑尾炎手术，看现在这情况，这个手术很可能向后拖了。”

敏钦看了看手表。

“手术预定在10点45分进行。让奈是美国东部最优秀的大夫，道恩夫人十分器重他。现在快10点了，等一下让奈就在对面主要的手术大厅动手术。你是否愿留下来观看手术？”

“好吧，”埃勒里说：“不过，我从来没参观过外科手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了。”

他们相互笑而不语。

“阿拜·道恩是个百万富翁，慈善家，本院的创始人。她的心血和金钱都花在医院建设上了。”敏钦沉思地说：“现在大家都为她的病情担心，尤其是让奈。让奈的一生中，少不了道恩夫人。是她发现让奈有外科大夫的才能，又送他到维也纳和索尔邦学习。今天，理所当然

让奈亲自主刀。”

埃勒里好奇地问：“道恩夫人到底怎么了？”

“每星期一早晨，她都要到这儿来视察慈善房，今天也不例外。让奈陪着她从四楼下来时，她突然昏倒，脸朝下从楼梯上跌下，摔在平台上。让奈当即给她作了检查，诊断结果为胆囊破裂了。”

“她怎么会突然昏倒呢？”

“我们查出这是由于女管家萨拉·法勒的失职引起的。按规定每天须给阿拜注射三次胰岛素，让奈每次都尽量亲自去给她注射。可昨晚让奈因作个紧急手术无法脱身，他就打个电话去告诉阿拜的女儿格尔达。当时格尔达不在，接电话的是法勒。让奈就让法勒转告格尔达，让她给阿拜亲自注射。可是，法勒却把这件事给忘了，结果昨晚就没有注射。格尔达对此事一点不知，今早很晚才起床。这样，阿拜早上没注射，再加上早饭吃得过饱，她的血糖猛然增加，于是导致昏倒。”

“是这样，”埃勒里低声说：“那么动手术时病人家属是否也在场。”

“家庭成员不能聚在手术大厅，”敏钦表情很严肃，“我可以带你先逛一逛，让你开开眼界。看看这模范医院是什么样子。”

“好吧，敏钦。”

他们按来时走过的路线来到北走廊。敏钦指了指左边通向观摩厅的大门，又指着右边的休息室说：“也许道恩家族的一些人已经在这里了。”转过拐角时他接着说：“右边有两间辅助手术室。我们这里有着全国东部

最强大的外科大夫队伍……左边是主手术大厅，由麻醉室、术前准备室和手术室组成，许多重要手术都在这里做。实习生和护士可在这儿参加特殊手术以配合教学需要，实习生和护士也可以在观摩厅的回廊上观看手术。另外，在上面几层也有手术室。”

医院里很静，没有杂人，只是偶尔有全身穿着皆白的身影走过长长的走廊。而且，所有门的转轴都涂上厚厚的油脂，开和关都没有响声。

敏钦推开诊察室的门，打手势请埃勒里进去。门一推开，埃勒里发现墙上的小红灯亮着，说明这间诊室已有人用了。

“这样设计很好吧？”敏钦笑着说：“而且，这里没有一个办事邋遢的人。这里将秩序井然奉为圣典，就连那些很小的辅助用品都装在不同的抽屉里。”敏钦说着，拉开屋角一个大白柜橱底层的一个抽屉。里面各种绷带应有尽有，下一层装药棉和纱布，再上是脱脂棉，最上一层则是一卷卷白胶布。

“你们这里若是员工衣冠不整，一定要罚款吧？”

“你说的很对。医院规定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穿医院的制服。男人要穿白罩衫、白麻布裤和白帆布鞋。女人制服是用白色亚麻布缝制的。只要一进医院，所有员工都要穿上标准制服，不论是电梯工、清扫工或炊事员。”

敏钦和埃勒里又来到了南走廊，见一位身穿褐色大衣的高个年轻男人。这人看见他们，突然往右一拐，就在东走廊尽头消失了。

敏钦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他告诉埃勒里，那人叫菲利浦·摩高斯，是阿拜的律师。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在处理阿拜的事务上了。

“他为什么如此关心阿拜呢？”埃勒里问。

“倒不如说关心夫人的年轻女儿，”敏钦说：“他和格尔达情投意合。阿拜也祝福他们……好了，我想时间差不多了。看！外科主治医师也从手术室出来了。”

菲利浦快步走近观摩厅休息室，敲敲房门，没有回音。他扭动门柄，走了进去。

格尔达见他进来，一头扑进他的怀里。菲利浦尽力安慰她，抚摸着埋在他肩头的秀发。

“不要再伤心，格尔达，一切都会好的，别哭。”

格尔达强作笑容。“是的，我多么希望你在这儿，我一个人孤单单地……”

“我了解你的心情，”他看了看室内，“别的人呢？他们怎么能扔下你一个人在这里呢？”

休息室内一片寂静。

“噢，菲利浦！我怕极了！”

突然，南走廊走来一个身披白色罩衣、下穿白麻布裤、脚穿白帆布鞋、戴着外科手术帽、帽檐翻卷着的人。走路时，他总是忽然一下子把体重从左腿移到右腿。

埃勒里一眼就反应出这个矮个子医生曾患“肌肉麻痹”。

见到敏钦和埃勒里，他试图摘下口罩。

“你好，敏钦！正常，阑尾炎穿孔，防止腹膜炎发生。阿拜现在怎样？……今天你看过吗？血糖多少？这是

谁？”他说话很快，简直不让人插话，小眼睛不停地在来人身上扫来扫去。

“让奈博士，这位是我的老朋友……著名作家埃勒里·奎恩。”

“能和您博士认识我深感荣幸。”埃勒里说。

“欢迎，凡是敏钦的朋友我都欢迎，”让奈回答说：“不过我还要先去休息一会儿。所幸是阿拜心脏机能良好，只是胆囊有点麻烦。静脉点滴情况怎样？”

“一切正常，”敏钦答道。“现在也许在术前准备室。不过，遇上阿拜病例，今晚咱们不能写书了。”

“也许吧！”让奈突然改变话题，转问埃勒里，“敏钦刚才说你是位作家？不过我告诉你，敏钦写的文章，笔锋流畅，很不错。现在我正同他合写一本医学上的书，写成之后将是医学上的一大突破。敏钦是和我合作的最理想的人选。不知先生是否了解什么是先天性变态反应？你也许不太清楚，这也是医学界有争论的话题。我们还在多年无定论的骨骼接合问题上有新的突破……”

“好呀！敏钦，你好像从来没有对我讲过这些事情！”埃勒里笑说。

走廊里传来很急的脚步声。

“对不起，有人找我。”让奈转过身，面对来人。“什么事，柯勃？”

柯勃此时显得很紧张，手里弄着制帽，惶恐地说：“门外有个男人一定要见您，让奈博士，说是与你事先约好的。”

“柯勃，”让奈博士喊道：“我已多次提醒你，现在谁也不见，这些琐碎小事，让普赖斯小姐办好了。别让这些小事来打扰我！我太忙了，去告诉来人，就说我正忙，没时间。”

让奈转过身，不再理他。柯勃尴尬地站着，一步也没动。

“可是我……他……这个人说……”

“让奈博士，你也许忘了，”敏钦插言道：“普赖斯小姐忙了一个早晨，现在正在看护道恩夫人。”

让奈这时也生气了，“不管怎样，柯勃，告诉那人我正忙着，不见他。”

柯勃这时拿出来人名片，郑重地递上去。让奈猛地抢过名片。

“谁？哦，……史文逊，哦……是他……”这时让奈博士说话立刻变了。把名片塞进衣兜，同时掏出怀表看了看。

“那好吧，人在哪？柯勃，我先去一会儿。敏钦，回头见埃勒里先生，再会。”

让奈说完，一瘸一拐随柯勃去了。敏钦和埃勒里相视一笑，对此人暗暗好奇。

“虽然这人脾气很怪，但技术可谓一流……”敏钦摊开双手，做出无奈样子。“走，咱们还是回我办公室去吧。”

说完，他们沿西走廊往回走。

“他快50岁了吧？”埃勒里沉思地问：“从他的动作，眼神……给我的印象是个有趣的人。”

“不过，你没有真正了解此人，从其表面看只是一个方面。他对其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而且，他又是一位乐于帮助别人的人，对别人的请求他从不拒绝，有时连一分钱也不收。可以这样说吧，让奈博士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

埃勒里接过话题道：“如果他与道恩夫人的关系真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我想，他可以在经济方面根本不需为手头拮据而担心。”

敏钦对埃勒里的话不禁一怔。

“我想是这样，阿拜对待让奈如儿子一般，而且，在阿拜去世后，让奈会得到阿拜的一笔可观的遗产。这事几乎这里的人都知道。”

这时，他们到了办公室。

敏钦挂电话询问手术准备如何，答复看来很满意。

他放下话筒说：“阿拜已经送到了术前准备室，一会儿，手术就要开始。要等手术结束，我才能松口气呢。”

两人坐着抽烟。埃勒里问道：“我说老朋友，没想到你也喜欢著书，至于你和让奈合作，写的是什么内容？”

“噢；这本书主要阐述我和让奈在大量病例分析基础上得出的一致性理论。主要证明：人体炮有先天性偏离正常的因素，从这可预测会患什么病症。这是挺复杂的。”

“能让我看看吗？”

敏钦显得很为难。

“这件事我可作不了主，请原谅，埃勒里。这本书的手稿以及我们用来作为这本书依据的病例，一律严加封

锁,而且由让奈自己保管。前不久,有一医生想偷看让奈的保险柜,被让奈开除。除了我、让奈和他的助手普赖斯小姐,其他人都不能接近病例。普赖斯是职业护士,让奈把文管事务都托付给她。”埃勒里连忙笑着说:“没关系,我只是出于好奇,想帮你一点什么……既然这样就不提了。”

说完,两人都笑起来。埃勒里·奎恩虽然是研究犯罪学的,可是他一见鲜血就头晕。现在,他坐在手术观摩厅的椅上,心里既好奇,又不安。

眼前手术室里一片井然有序、鸦雀无声的忙碌场面。敏钦博士坐在埃勒里身旁,静静地注视着手术室内。在他们身后坐着内科主治医师路席斯·丹宁博士和他的女儿艾迪特·丹宁,他们相互在说些什么。艾迪特在医院门诊部工作。

观摩厅同手术室隔一道不高的白色木障,厅内的座位成阶梯状,一排比一排高,最后排有一架螺旋形楼梯通向北走廊的大门。

这时,菲利浦匆匆走进观摩厅。见到敏钦,急忙走上前,俯身同他说些什么。

敏钦点点头。转过脸来对埃勒里说:“埃勒里,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菲利浦·摩高斯先生。”

二人友好地握了握手。

菲利浦身体很高,较瘦,人挺精神,宽下颌。

“博士,道恩家族几位成员在下面休息室等候,手术开始后他们能否在这里?”他低声问。

敏钦微微摇头表示不同意,一面让他在身边的空席